



本土文本

箍桶陈

(小说)

□倪正平



一

从规模上看，蜷伏于江海平原一隅的陈阁庄是个平平常常的小村落，全庄三十多户人家，一百多口人，方圆不足二里路，然它的名气与其规模完全不匹配。在东洲县，陈阁庄是神一般的存在，素有“东洲人可以不知有茅镇（东洲县所在地），不能不晓陈阁庄”的说法。由此名气，全赖庄上盛产手艺人，有顺口溜为证：陈阁庄上有“三宝”，箍桶、竹匠、金行社。为数众多的手艺人在整个东洲县域走村串户揽生意，早将陈阁庄的名号传遍千家万户，影响甚至波及邻近的启西县、通达县。

三个行当里，名声最响的是箍桶匠。现今在陈阁庄，靠做箍桶生意讨生活的就有十三人，其中数陈阿四最为出挑。不只是箍桶行当，庄里所有手艺人中，他陈阿四也最为知名，人称陈阿四。把行当与姓氏联在一起称呼，陈阿四是独一份，其他人皆无这种待遇，这是对他辈影响力和本人技术的最高认可。他家祖传箍桶手艺，到他这辈已是第五代。据传，他祖父曾为清朝慈禧老佛爷打过一对雕龙木浴盆，长八尺，阔四尺，均高二尺二，一头高一头低，呈船状。木浴盆打成后，县太爷请来最好的漆匠师傅将之漆成朱红，撒上金粉，敲锣打鼓送到京城。至于老佛爷是否使用过这对雕龙木浴盆，或者说老佛爷用过后是否有过评价，不得而知。有传言他老陈家藏了一份京城造办处发出的皇室专用器物进贡证书，只是庄上从未有人见过，于是渐渐就有了相信和不信两派：相信派说，当初若瞎编个皇室证书，属重罪，陈家人不敢，所以定是不假；不信派说，若有，那绝对光宗耀祖，恐早就拿出来炫耀了，为何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经常有人就此求证陈家，陈家人回应统一，且有点玄：“你说有就有，你说无就无”，以至争论了五十多年，仍是一笔糊涂账。

箍桶手艺传到陈阿四手上时，家族里昔日的荣光已淡了许多。然祖传的精湛技艺却一点儿也没褪色。在陈阁庄，箍桶匠们所用的木料、工具，遵循的工序都一样，独他陈阿四做的总比别人高级一档，缝直、箍紧、面光，最重要的是木桶的密闭性更出色。一般箍桶匠做好后要把木桶先放水里浸上半个时

辰，涨涨板材，再放水方不漏。他陈阿四箍的桶、盆、勺，不需先浸水，直接盛满，不会漏一滴。他多次声称，他的工序中没有浸水涨板这一说，若有一次漏水，立即退出江湖，不再做这行当。有此绝活，有此豪言，自然牌子就硬，他为雇主箍桶盆，收费往往高出一成，仍接应不暇。为此，庄里其他箍桶匠常在他作业时前去观摩，想偷点价钿（方言：意为偷学技术）。他不赶人，也不回避，大方展示，只是到最后扣底板时会回屋内独自完成。于是，庄上人猜测，他箍桶不需先浸水涨板的秘密就在最后一道工序里，至于究竟怎么做的，旁人始终不得而知。

二

这年秋分过后，从容城来了一队日本兵，有二十多人，驻扎在茅镇公所里，日本人还把镇上原国民党警察局局员收编成了皇军。东洲县自此沦为日控区。

陈阁庄距县城较远，日本人的手一时还伸不到这里，倒也相安无事，只是庄上手艺人大多减少了外出揽活的频率，即使出去也是晚出早归，且远远地绕开茅镇。箍桶老大陈阿四更是藏起了工具箱，闭门不出，唯恐染了晦气。

正应了那句话，越怕鬼来，越是鬼缠身。日本人进驻茅镇后的第三天，一位五十开外、身材矮胖、戴着礼帽、身着亮闪闪绸缎衣裳的男人敲开了陈阿四的门。陈阿四认得，来人是附近铲刀乡的大地主，姓季，因家中常备八厘米，人称季八囤。季八囤常说的一句话是“老鼠也要囤三年宿粮”。陈阿四曾在他府上打过几副木作米囤，只是他不知道，这姓季的刚被日本人任命为东洲县维持会会长。

陈阿四把季八囤让进屋，问：“季老爷怎么有空到我这小地方来？”

季八囤拱手作了个揖：“阿四老弟，在下现在日本人那里谋了个差使，也没什么，就是替日本人传个话，跑跑腿，为乡亲们做点事。现在有个活要叫你做。”他从袋兜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陈阿四。

陈阿四接过一看，是张草图，画了个桶状物，上面标高一米五，直径一米有余，直上直下。他箍过各种用具，没见过这等器物的，便问：“做什么用的？”

向晚待青绿

(散文)

□孙剑

了灰色。

出去时，正好接到邮递员的电话，他告诉我报纸样刊已经放在了门卫。想起那些年少的春天，邮递员骑着墨绿色的永久牌自行车经过田野深处的小路，我隔河远望，期待着信件翻山越岭而来，惆怅和兴奋因为那些退稿和发表贯穿了一个少年的春愁。我的梦想曾是长大后做个邮递员，车上挂着邮袋走街串巷或在四季的乡野奔波。慢而有绿色的诗意，不是现在快递的样子，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人到中年，有些事纷呈而来，有时还要学会波澜不惊。棋子闲敲，“闲上山来看野水”都需要心境况味。古人诗句里那么多的“闲”字，其实都是忙碌之间切换提炼后的心得。春夜，一切静下

来以后，仿佛也是浮生偷得。

春光忽向晚。繁花斗艳的场面对后，生命打开了另一个序章。青绿的用色上多了沉稳和内敛，草木丰茂，更显葱郁华滋，是石青、石绿的渲染，花青、汁绿、赭石点加得恰到好处。人世间诸事如是，顺其自然，起承转合顺势而为最妙，太过用力，就会吃力。

晚风带着一丝丝清凉，白天工人刚刚割过的清浅草坪上散发出青汁自然的气息。杨梅树高大、枝繁叶密，轻轻拨开它的枝叶看看有没有果实，摇动的簌簌声伴着散步人群的絮语，像是侗族的少年吹出的木叶声，低缓又圆润。

偶尔有猫从草丛里钻出，“悉索”一声，没了踪影。楼上人家煮饭调蛋的声

音，平添了几分烟火气。想了好几首晚春的宋词，春愁哀怨的居多，屠格涅夫那首《春天的黄昏》倒觉得切合意境。

……
懒散的和风在白杨的树叶中间
用被束缚住的翅膀在扇动。
高高的树林哑然无声，丝毫不动，
绿色的黑暗的森林静默不响。
只不时在深深的阴影里，
一片失眠的树叶在沙沙作响。
星啊，美丽的爱情的金星啊，
在落霞时的火焰里闪闪发光，
心里是多么轻快而又圣洁，
轻快得就像是在童年时代一样。
被那“一片失眠的树叶”和“童年时代”的句子俘获，仿佛为晚春旖旎的夜又着了色。

高大的垂柳之下，一座路牌从低矮的灌木丛中伸出了头，这便是“清波桥河下”。阳光照耀下，雷峰塔的金光折射在树叶的空隙之间，迷离、梦幻而清冽的空气在耳边轻轻刮动。不远处，一座拱桥，在山间的树林里，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度，隐隐约约可见桥上穿行的车流，桥下的水面，碎金割出了一道道缝隙，缓缓沉浮、绵延着。阳光安详又热烈地拂照万物众生，沿着苏堤，游人走进了曲院风荷，走出了北山街，悄然融入繁华的杭州城。

西湖的美，是山色空蒙，是水光潋滟，它是一种整体的美，全部感官的美，让人忘乎所以的美，它超脱了任何美丽的事物，它就是美本身，是观念美在人间的显形和化身。

太阳出来了，就像所有奇迹发生的前夕。站在苏堤锁澜桥之上，双眼捕捉到长烟一空，浮光跃金的盛景。在一棵

江海新韵



很大的野风将我弹奏(组诗)

□刘亚武

◎天籁

穿过峡谷，就是穿过隐世的鸟鸣
黄鹂覆盖了山鸡低语
红嘴雀叫声响亮，几欲劈开流水
幸有杜鹃，一长一短地打板
让一曲交响没有失序
溪水依旧流，安静的野花与青

冈栎

受不了这样的分贝
泥泞小径上，都是落叶缤纷
我还要越过山石，去往山顶
在山顶上等风来，要很大的野风
将我弹奏

◎春分

群山旋转，荒废的事物
正从山路上返回
棟果镶嵌着树冠的空无
沿着寂静的街道行走
截断的毛竹堆满路边
河流潜行，真正的歌声
在夜深才能听到
仿佛一场雨可以让小孩的
奔跑，一下就消失了
白发人隔着窗纱细细打量
街面弥漫着枯叶的气息
当我们走出村口，玉兰花鲜艳
空气中传来棟果金黄的炸裂

◎湖水总在晃动

夕光中，增氧机的水雾
在水面翻滚
小小彩虹被制造出来
斜倚着四月槐花
他代替散步的情侣看见了
湖水总在晃动
随手折枝不知要交给谁
公园门口有个小姑娘
他买了白菱，带着一起回家
湖水总在晃动
他还要等待，清澈的水底
一些红菱正在生长

◎寂静如此完整

灯火阑珊，青草在黑暗中
茂盛了一些
光滑的骨朵已撤回到春天的

诗意之春(组诗)

□陆汉洲

◎春风

好像一只无形的手
将一个寒冷的冬季
拽走了
拽得很远
很远，梦一样的
又把一个和暖的季节
捧到了我面前

拥入春天的怀抱
我仿佛变得年轻
许多，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
又找回了青春岁月
当年的感觉
对着手机上下载的镜子
看看步入春天的模样
满脸荡漾着这一个季节
赐给的精气神

◎春雨

不再躲在远方的云朵里
不管不顾人与自然的渴盼
春风吹拂
仿佛是一种提醒
当你张开梦一样的翅膀
飞向大地
与大地接吻
大地曾经坚硬了一冬的心
一下子变得酥软柔嫩

如约而至，重返春天
那是一抹喜极而泣的泪水
那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精灵
或许，你也有你的渴盼和寄托
泥土因了你而酣畅滋润
沟河因了你而活泛灵动
草木因了你而生机勃发
故乡的春天
因了你而被嵌入了一个
烟雨迷蒙的诗意梦境

◎春阳

仿佛一位待嫁姑娘的脸庞
羞涩嫣红
刚刚送走了一个漫长的寒冬
便赶乘春天的班车
以N倍的光速
给大地万物奉献一轮暖阳
抚慰冬日里曾经留下的伤痛
唯恐
怠慢了人们的殷殷期待
步履匆匆

你的温柔性格虽没有夏日炽烈

却也是豪情万丈
胸怀博大，气度非凡
更有穿云破雾的神勇力量
于无声处，你又令
一枚枚绿叶登枝
一片片花瓣怒放
男女老少次第换上春装
旧年秋天南飞的大雁
陆续开启了新一季的归航

春日的阳光洒向大海
便是一片金星闪烁
在浪尖上跳舞
惊诧的辉煌
成了海防战士梦中
追捧的最美童话
耀眼的金质勋章
他入伍后的第一个春天
追求的最美荣光

这是一个世界
这一个春天
有了你明丽炫目的光芒
才显得如此
妩媚、动人、煽情
阳光下，枝头雀跃的飞鸟
叽叽喳喳
为这个美丽的春天
深情歌唱

◎春花
仿佛赶一个大集
争先恐后
奔赴一个繁盛的花市
樱花、牡丹、郁金香……
争相以各种形态和色彩
竞展芳华，夺人眼目

素雅的，娇艳的
一簇簇，一片片
汇成了花的海洋
空气中到处飘逸着
浓郁的花香
无不令人陶醉其间
魂不守舍，找不着方向

一群小蜜蜂
也来凑热闹
飞来飞去，自由自在
在花蕊里寻寻觅觅
挑挑拣拣
在它们眼里
这个春花烂漫的世界
就是它的幸福家园